心理科学进展 2023, Vol. 31, No. 6, 1068–107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3.01068

社会本质主义对偏见的影响及其机制*

包诗钺 张 靖 冀月欣 胡小勇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西南大学人格与认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5)

摘 要 社会本质主义是关于社会类别的直觉理论，是对社会类别差异的一种生物性归因。大量研究显示社会本质主义助长了种族、性别与阶层偏见，但也可以减少对肥胖、同性恋与罪犯的偏见。在种族、性别与阶层等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稳定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群体之间的差异难以改变，折扣环境解释，进而促进偏见；在肥胖、同性恋与罪犯等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中，可控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一些群体成员的污名身份是不可控的，折扣个体选择的解释，进而减少偏见。未来研究应关注导致不同后果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系统、持续、有效的干预措施，为消除偏见，减少群际冲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科学心理学方案。

关键词 社会本质主义，偏见，因果折扣，社会类别

分类号 B849: C91

女人和男人为什么不一样？黑人与白人为什么不同？罪犯与普通人为什么有差异？尽管人们不能像科学家一样根据各种信息做出比较客观、准确的回答，但还是很容易对这些群体间差异进行因果解释。在常人(lay people)给出的所有因果解释中，基因、环境和个体选择是三种最常见且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解释(Jayaratne et al., 2009; Meyer et al., 2020)。这三种解释源于两个关于人类特征起源的长期争论。第一个是先天与后天之争，即人类特征是先天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环境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一争论也常常被概念化为遗传与环境之争。第二个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即人类特征是个体自由选择的还是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一争论也常常被概念化为个体选择与遗传决定之争(Willoughby et al., 2019)。虽然这种二元对立的术语解释社会类别差异并不准确，但它们却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Francis & Kaufer, 2011)。其中，基因解释导致人们相信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社会不平等是合理的，进而对劣势群体产生更多的负性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Heine et al., 2019; Meyer et al., 2020)。

大量研究显示，对性别差异的基因解释导致人们更可能赞同性别刻板印象(Klysing, 2020)；对种族差异的基因解释导致人们对劣势群体有更多的歧视和偏见，更可能支持种族隔离的政策(Roberts et al., 2017)。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等负性信念、态度与行为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人类社会。它们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使弱势群体遭受着一系列不利于健康、教育和经济的后果(Chetty et al, 2020; Lewis & van Dyke, 2018; Roberts & Rizzo, 2021)。甚至，群际偏见也极易引发各种消极的群际行为，以及严重的社会冲突，进而危害社会和谐(Fahmi & Aswirna, 2019; Fahmi et al., 2020)。研究者们在对社会类别差异的基因解释基础上，发展出社会本质主义这一概念来专门探讨其与偏见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社会本质主义是促成偏见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发展的关键因素(Peretz-Lange, 2021; Roberts et al., 2017)。那么，什么是社会本质主义？社会本质主义真的

收稿日期：2022-10-05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2YJA190003)、重庆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21NDYB089)、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重点(招标)项目(SWU2009206)资助。

通信作者：胡小勇, E-mail: huxiaoyong@swu.edu.cn

影响偏见吗？社会本质主义为什么会影响偏见？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开发出消除群际冲突的干预方案，有助于从心理学视角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　社会本质主义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常常喜欢用“本质”来区分不同的类别，以便迅速了解未知事物。想象一下，一只猫接受了整容手术，最终不仅看起来，而且行为都像狗。那么，你会认为该动物是什么呢？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动物虽然外表和行为都像狗，但仍然是猫。这是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人们在认知上表征了不同的物种，认为特定物种共有一些潜在的、永久的属性；是这些潜在的属性而不是外在特征决定了类别成员身份(Sutherland & Cimpian, 2019)。这些无法直接观察到，但决定了类别成员身份的潜在属性就是本质(Neufeld, 2022; Newman & Knobe, 2019)。本质论认为，潜在本质是外显特征的因果基础(Sutherland & Cimpian, 2019)。因此，猫具有的“猫本质”，使其表现出敏捷、吃老鼠等特征；而狗具有的“狗本质”，使其表现出忠诚、吃骨头等特征(Neufeld, 2022)。这种认为不同物种/类别之间的差异是由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信念就是本质主义(Medin & Ortony, 1989)。

将社会类别视为自然类别，在社会领域应用的本质主义信念就是社会本质主义。确切地说，社会本质主义(social essentialism)是关于社会类别的直觉理论，即同一社会类别的成员具有同一个内在的本质，该本质赋予其类别成员身份，并导致他们之间拥有外显的相似性(Gelman, 2003)。社会本质主义主要由以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信念构成：(1)自然性信念，即认为某些社会类别(如白人/黑人、男性/女性)的成员身份是生物决定的、不可控的，而非社会构建或成员自由选择的；(2)类别边界离散性信念，即类别之间的界限是严格和绝对的；(3)同质性信念，即同一类别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属性，使其彼此相似并与其他类别成员不同；(4)稳定性信念，即类别成员身份在时间和情境上是稳定的；(5)因果关系信念，即同一社会类别成员共享一个潜在的、稳定的因果本质，该本质使其成为了这类人(Pauker et al., 2020; Rhodes & Moty, 2020; Roberts et al., 2017)。可见，社会本质主义是一种常人理论，是常人(相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对社会类别的直觉信念(Meyer et al., 2022)。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各种文化中的人们都持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上述部分或全部信念。例如，在美国(Lamer et al., 2018; Yaylacı et al., 2021)、马达加斯加(Astuti et al., 2004)发现人们普遍持有关于种族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在印度发现人们普遍持有关于种姓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Mahalingam, 2003)；在以色列(Diesendruck et al., 2013)和中国(Ching et al., 2020; Ching & Chen, 2022)发现关于性别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在爱尔兰发现关于宗教团体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Smyth et al., 2017)等等。因此，社会本质主义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Coley et al., 2019; Davoodi et al., 2020)。

2　社会本质主义对偏见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本质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负面影响上。大量研究证实社会本质主义能显著地影响偏见的认知(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歧视)等各个成分(Alanazi, 2018; Chen & Ratliff, 2018; Donovan et al., 2021; Rhodes & Mandalaywala, 2017)。具体来说，相关研究证实社会本质主义通过引导人们相信某个社会群体具有生物本质从而表现出偏见。例如，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不愿意与外种族群体成员互动 (Rizzo et al., 2022)；社会本质主义增加了人们与对外种族群体成员偏见的口头表达 (Mandalaywala et al., 2019)；社会本质主义增加了人们对福利领取者的歧视(Brown-Iannuzzi et al., 2017)；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与穷人交朋友的意愿降低(del Río & Strasser, 2011; Shutts et al., 2016)；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减少对妇女以及跨性别人士权利的支持(Wilton et al., 2019)；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支持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界限的立法和歧视性政策(Roberts et al., 2017)。跨文化研究证据也显示，无论是在英国、南非还是在中国台湾地区，本质主义都与个体对低地位群体的偏见信念和行为有关(Kowalski& Lo, 2001; Shutts et al., 2011)。

实验研究进一步明确种族、阶层、性别等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促进偏见的产生。例如，一项研究(Williams & Eberhardt, 2008)以白人和亚洲人为被试，操纵社会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对偏见的影响。社会本质主义组被试阅读的是关

于种族差异的基因解释的文章；社会建构主义组被试阅读的是关于种族差异的社会文化环境解释的文章。然后，所有被试评定与自己同种族及其他种族(黑人)人成为朋友的意愿。结果发现，社会本质主义解释降低了人们与外种族成员互动并成为朋友的意愿，而社会建构的解释则不会产生这种负面影响。文化认同领域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对这一结论予以了支持。例如，实验操纵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本质主义信念，会导致他们比建构主义操纵条件下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美国文化认同，更厌恶文化融合(Cheon et al., 2016; Hong & Cheon, 2017; No et al., 2008)。近年来的验证性研究进一步明确，与非本质主义信念操纵组被试相比，本质主义信念操纵组的被试更可能对美国黑人表达种族偏见(Mandalaywala et al., 2018)。而在性别领域的实验研究发现，将性别差异归因于生物因素的实验组被试，比那些将性别差异归因于社会因素的对照组被试更认可性别刻板印象(Lee et al., 2020; Skewes et al., 2018)。此外，在社会阶层这一社会类别中，利用虚拟群体范式的实验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Hussak & Cimpian, 2015; Peretz-Lange et al., 2021)。例如，Hussak 和 Cimpian (2015)向学龄前儿童呈现虚拟的社会类别(例如，Blarks 和 Orps)，并展示了二者社会地位的差异(例如，“Blarks 比 Orps 富裕得多”)。然后向儿童提供对这种差异的解释，其中一组接受到的是社会本质主义解释(例如，“Blarks 人更聪明”)，另一组接受到的是结构性解释(例如，“也许 Blarks 人发现了黄金”)。研究发现，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导致了儿童对低地位群体 Orps 更多的偏见。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依据体重、性取向和犯罪行为等划分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减少偏见。例如，在一项招募了 1596 名被试的大样本调查中发现，与认为肥胖是由于生活习惯导致的被试相比，认为肥胖是遗传导致的被试对肥胖人群有着更多的同情和更少的愤怒情绪，更不支持对肥胖人群的歧视性就业政策(Joslyn & Haider-Markel, 2019)。关于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的调查也发现，越是认可本质主义解释的被试，越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没有错的，越倾向于支持同性恋的权利，与同性恋者交往时更加坦然自若(Horn & Heinze, 2011; Spence et al., 2018)。实验研究进一步明确上述结论。例如，研究者们(Carvalho et al., 2021)将儿童随机分配到社会本质主义解释、行为学解释和不提供解释三种条件中；然后，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不同体重的孩子，并问被试更愿意和谁玩。虽然被试总体上倾向于喜欢瘦的玩伴，但社会本质主义解释会减少这种偏好。相反，行为解释加剧了这种偏好，使儿童更有可能选择瘦的玩伴。此外，实验研究证据还表明社会本质主义信念能减少个体对罪犯的偏见(Dunlea, 2022; Dunlea & Heiphetz, 2020; Heiphetz, 2019)。例如，研究者向六到八岁的儿童提供了关于一个人被监禁的各种解释；结果发现，与提供个人道德品质的解释相比，提供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增加了儿童对罪犯的好感，提高了儿童住在他们附近的意愿(Dunlea & Heiphetz, 2020)。随后的研究(Dunlea, 2022)进一步证实，被试对因道德品质低下而犯罪的监禁者表现出最不积极的态度，偏见水平最高；而对基因或者激素导致犯罪(社会本质主义解释)的监禁者表现出最积极的态度，偏见水平最小。总之，这些研究发现在一些领域中(体重、性取向和犯罪)社会本质主义减少偏见(de Vel-Palumbo et al., 2019; Hegarty, 2020; Heiphetz et al., 2017; Horn, 2019)。

3　社会本质主义影响偏见的机制

为什么种族、社会阶层和性别等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促进偏见，而体重、性取向和犯罪等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减少偏见？因果折扣论(Peretz-Lange, 2021)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回答，指出了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不同偏见后果的潜在认知过程。

3.1　因果折扣论的解释

因果折扣(casual discounting)论认为，在面对未知事物或者现象时，人生来就有一种因果推理的倾向去解释它们；在这一个过程中，人们会权衡感知到的多个候选因果解释的可能性；当一个给定的因果解释(例如，社会本质主义的解释)被视为更可能时，自动将其他的因果解释视为不太可能，即对替代因果解释的可能性打折扣(Ali et al., 2010; Gopnik et al., 2001)。重要的是，在进行因果推理时，人们认可的解释以及被打折扣的替代性解释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社会本质主义在一些领域中促进偏见，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减少偏见 (Carvalho et al., 2021; Hussak

& Cimpian, 2015; Peretz-Lange, 2021)。

在诸如种族、社会阶层和性别等社会类别中，个体的候选解释可能包括本质主义解释和结构性解释(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解释)，但能动性解释(强调个体选择的解释)就不那么合理。例如，个体可能会认为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是在本质上低人一等或者外在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太可能认为该群体选择了低地位(Peretz-Lange, 2021)。因此，当社会本质主义解释成为首要因果解释时，结构性解释就会被打折扣。这导致个体推断黑人、穷人与女性之所以处于劣势地位，是因为他们有本质上的缺陷，而不是结构上的劣势，进而促进偏见(Ali et al., 2010; Mandalaywala et al., 2018; Peretz- Lange, 2021)。在诸如体重、性取向和犯罪等领域中，个体的候选解释包括本质主义解释和能动性解释，而结构性解释就不太可信。例如，个体可能会认为，一个人生来就是同性恋或选择成为同性恋，但不太可能认为一个人是由于外在环境逼迫而成为同性恋的(Peretz-Lange, 2021)。因此，当社会本质主义解释成为首要因果解释时，个体选择的解释就会被打折扣。这导致人们在进行因果解释的时候认为肥胖、同性恋和犯罪并不是个体选择的，而是天生的，进而减少了对这些群体的偏见(Ali et al., 2010; Gopnik et al., 2004; Peretz-Lange, 2021)。

因果折扣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来阐释社会本质主义影响偏见的潜在认知过程，但是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下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首先，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不同偏见后果的边界条件是什么？或者说，社会本质主义促进偏见的社会类别(种族、阶层、性别)与减少偏见的社会类别(体重、性取向和犯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因果折扣论仅仅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的不同，对类别进行简单罗列。第二，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不同偏见后果的过程中因果折扣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或者说，社会本质主义解释、环境解释以及个人选择解释在对社会类别差异进行归因时，分别侧重于归因的哪些维度？本质主义解释如何影响人们对其他解释的折扣进而影响对群体的归因与偏见？这需要从归因的维度上才能更好理解因果折扣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因果折扣论的核心假设停留在理论推导层面，尤其缺乏核心中介机制实证证据支持。因此，因果折扣模型亟需从归因角度，通过实证证据予以完善。

3.2　归因视角下不同社会类别的因果折扣路径

社会类别可以通过许多特征来区分，而最重要的特征是群体成员是否可以选择加入或离开该类别(Demoulin et al., 2006)。依据该标准社会类别可以划分为被强加的社会类别(forced social categories)和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chosen social categories)两大类。通常，被强加的社会类别包括人们生来就是该类别成员(如种族、性别)，类别成员身份在生命早期就被赋予了(如汉语/英语，富人/穷人)，以及成员身份是直接强加给个体的(如年轻人/老年人)等。被强加的社会类别成员身份在时间上非常稳定，并且很难改变 (Agadullina & Lovakov, 2018; Demoulin et al., 2006)。相比之下，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的成员身份更多被视为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的群体成员身份具有可控性 (Agadullina & Lovakov, 2018; Demoulin et al., 2006)。因此，社会本质主义促进偏见的社会类别(种族、阶层、性别)与减少偏见的社会类别(体重、性取向和犯罪)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群体成员身份是被强加的，而后者的群体成员身份是个体选择的。

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群体之间有显著的社会地位差异，人们通常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地位低于另一个群体；而个体选择社会类别中群体的污名则更为突出，所以人们通常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某群体持有污名身份。对于劣势地位与污名身份，常人主要从基因、环境、个体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归因(Jayaratne et al., 2009; Meyer et al., 2020)。归因研究已经证明，影响归因后果的不是因果解释本身，而是与解释相关的潜在因果维度；基因、环境和个体选择解释所暗示的最突出和最有用的因果维度是稳定性和可控性(Anderson et al., 1996; Meyer et al., 2022)。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稳定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群体之间的差异难以改变，折扣环境解释，进而促进偏见；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可控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一些群体成员的污名身份是不可控的，折扣个体选择的解释，进而减少偏见。

3.2.1　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通过折扣环境解释促进偏见

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通过突显基因解释而折扣环境解释，使得人们认为群体

间地位差异是由于某些固有的内在生物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进而增加偏见。上述理论观点可以得到如下实证证据支持。例如，一项实验研究(Mandalaywala et al., 2018)发现社会本质主义信念通过促进人们对社会等级差异的认同来增加种族偏见。该研究中，黑人和白人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条件，其中一组阅读一篇社会本质主义(科学家指出种族的基因基础)的文章，另一组阅读反社会本质主义(科学家揭示种族没有基因基础)的文章；然后通过量表评估被试对社会等级差异的认可程度以及对黑人的偏见程度。结果表明，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个体更加接受社会等级制度，进而导致对较低地位的种族群体更多的偏见。另一项实验研究中，研究者(Peretz-Lange, 2021)采用虚拟群体范式(紫人与黄人)操纵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差异(紫人占优势地位，黄人处于劣势地位)及对地位差异的解释(社会本质主义解释/结构性解释)，来考察它们对偏见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本质主义解释社会地位差异预测了对低地位群体的更大偏见，而结构性解释则减轻了对低地位群体的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包含群体地位信息的情况下操纵对群体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的研究没有发现这种效应。这与社会本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社会地位差异生物学解释的认可来促进偏见形成的观点是一致(Rhodes & Mandalaywala, 2017；Rhodes, Leslie, Saunders et al., 2018)。性别领域的实验研究(Morton et al., 2009)也发现，接触关于性别差异的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增加了男性和女性被试对不平等的接受度，并导致他们更少地支持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变革；更重要的中介作用分析表明，社会本质主义是通过地位差异影响偏见的。

3.2.2 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通过折扣能动性解释减少偏见

在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中，人们通常认为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摆脱某种污名身份，社会本质主义则凸显基因的解释而折扣个体选择的解释，使得人们认为这种污名化身份是不可控的，道德上的指责是不正当的，从而减轻偏见。这一观点可以得到一些初步证据的支持(Carvalho et al., 2021; Corrigan, 2016; Dunlea & Heiphetz, 2020; Horn, 2019; Ruybal & Siegel, 2017, 2019; Yao et al., 2021)。例如，一项安排了 1500 名中学生接受一门关于心理疾病生物基础的课程的现场实验研究表明，该课程减少了被试对于患有精神疾病人群的偏见；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是通过减少个体选择解释来实现的(Watson et al., 2004)。另一项在在加拿大开展的研究(Spence et al., 2018)考察了本质主义对同性恋态度的影响及其过程。结果显示，被试越赞同对同性恋的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就越不可能赞同个体选择的解释；并且在生物学解释上的得分越高，对同性恋的偏见越小。最近，有研究者(Bailey & Knobe, 2021)使用虚拟群体范式，通过实验法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研究招募了 410 名成年被试，让他们阅读一个名为 DAX 的虚拟群体的信息。例如，“贝丝是个 DAX，当咖啡师犯错时，她会对他们大喊大叫”；“有撒谎的习惯”等等。接着，向被试提供关于 DAX 特征的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和个体选择解释。例如，“一些科学家研究了 DAX，发现 DAX 具有独特的生物特性；基于这一证据，DAX 在本质上与其他人不同，所以对 DAX 的指责是不应当的，因为 DAX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接着，让被试从对 DAX 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被试越是认可社会本质主义解释，就越不认可个人选择的解释，进而对 DAX 的偏见就越少。

4 小结与展望

社会本质主义是关于社会类别的直觉理论，是对社会类别差异的一种生物性归因。大量研究证实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促进偏见，而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中社会本质主义减轻偏见。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稳定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群体之间的差异难以改变，折扣环境解释，进而促进偏见；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可控性线索强，社会本质主义导致人们认为该社会类别下的一些群体成员的污名身份是不可控的，折扣个体选择的解释，进而减少偏见。该领域研究受到了社会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对于消除偏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本领域也还在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当前关于社会本质主义的组成成分与偏见之间的关系不明，有待未来研究系统地分离出本质主义信念的组成成分，以评估每个组成成分与偏见的关系。现有的研究经常以单维的方式

测量本质主义，然而它是由多个不同的信念构成的，不同的研究者在实证研究过程中考察了不同成分。例如, Roberts 和 Gelman (2015)在分析种族分类时强调了自然性; Rhodes, Leslie, Bianchi 和 Chalik (2018)强调了类别边界的离散性; Smyth 等人(2012)强调类别成员的同质性; Kinzler 和 Dautel (2012)强调类别成员身份跨时间和情境的稳定性; Rhodes, Leslie 和 Tworek (2012)的研究突出了类别的因果解释力。澄清社会本质主义信念的成分和结构，描述每个成分与偏见的关系，并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检查这些成分和关系，将为进一步审视本质主义和偏见之间的联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对本质主义信念的组成部分和结构以及它们与社会本质主义相关构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调查。

第二，当前关于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因果折扣论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应更深入地探究社会本质主义影响偏见的内在机制。为什么社会本质主义在一些领域中会助长偏见，而在另一些领域中会减轻偏见？一些研究者将减轻偏见的研究结果定位为促进偏见规则的例外情况 (Mandalaywala, 2020)。还有一些研究者根本就没有讨论本质主义的偏见缓解效应(Rhodes & Mandalaywala, 2017)。相反，最近有研究指出正视本质主义的不同后果是一个机会，可以更好地理解本质主义与偏见关系中的认知机制(Peretz-Lange, 2021)。因果折扣论正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它指出社会本质主义可能会导致个体对结构性解释进行折扣，从而助长偏见，即一个群体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其内在缺陷，而不是结构性劣势；但本质主义也可能会通过让个体忽视个人选择解释，即一个群体"生来就是这样"，而不是选择成为那样来减轻偏见。这个框架利用了以前被视为不一致的发现，并利用它们对潜在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新的阐释。然而，最近也有少量研究发现社会本质主义信念并不直接影响偏见的产生(Rhodes, Leslie, Saunders et al., 2018; Mandalaywala, 2020)。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本质主义信念只有在与该群体的负面信息同时出现时才会产生基于群体的偏见(Andreychik & Gill, 2015)。甚至，即使在本质主义信念和负面信息都存在的情况下，偏见也可能不会发生(Rhodes, Leslie, Saunders et al., 2018)。因此，社会本质主义对偏见产生的作用机制可能是复杂的，它并不是单一的增加偏见或者减少偏见；可能与几个重要因素有关，包括本质主义信念持有者的类别身份，该个体还持有什么其他信念等等(Mandalaywala, 2020)。显然，现有的知识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些不足阻碍了对本质主义信念如何影响偏见的理解，需要未来研究深入探讨。

第三，当前还鲜有直接针对社会本质主义进行偏见干预的措施，未来研究应开发出切实有效的最大化社会本质主义的积极效应，消除其消极效应的干预方案。研究发现，在被强加的社会类别中，通过将弱势地位群体身份进行结构性解释能显著减少偏见，增加人们对该群体的积极态度；在个体选择的社会类别(如体重、性别认同、犯罪)中，通过将污名身份描绘成是基因决定的，强调不可控性，用"不是某人的错"的信念可以改善人们的态度(Bogart et al., 2019; Hussak & Cimpian, 2015; Peretz-Lange et al., 2021)。虽然这些措施不能算作真正的偏见干预，但的确表现出了不俗的社会效益。因为这些方法显著增加了人们与肥胖者做朋友的意愿，并且增加了人们与有监禁经历的人做邻居的意愿，这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区。这些初步的发现启示研究者们未来研究应根据认知的可塑性特征，关注导致不同后果的社会本质主义信念以及被打折扣的解释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系统、持续、有效的干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为数不多的中国背景下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领域，发现民族本质论对民族刻板印象、跨民族交往、民族关系的影响，指出改变个体的民族本质论信念在改善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高承海，万明钢，2013；高承海，万明钢，2018；利爱娟，杨伊生，2017；李占星　等，2020；杨晓莉　等，2014)。除此之外，鲜有基于更广泛社会类别(如阶层、性别、同性恋等)的本质主义对偏见影响及其干预的研究(韦庆旺　等，2019)。为了减少偏见，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就迫切地需要未来更多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高承海，万明钢. (2013). 民族本质论对民族认同和刻板印象的影响. *心理学报, 45*(2), 231−242.

高承海，万明钢. (2018). 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一项整合的研究. *心理科学, 41*(4), 922−928.

利爱娟，杨伊生. (2017). 外群体知觉与文化依恋：民族本

质论的中介作用.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37−51, 171−172.

李占星, 倪晓莉, 牛更枫, 朱莉琪. (2020). 儿童基于心理本质论的种族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5), 633−640.

韦庆旺, 董文兰, 武心丹, 周欣彤, 唐楠棋. (2019). 群体本质主义与群际刻板印象: 自然类别和群体实体性如何预测热情和能力?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 123−144, 222.

杨晓莉, 刘力, 赵显, 史佳鑫. (2014). 民族本质论对跨民族交往的影响——以中国内地的藏族大学生为例. *心理科学, 37*(2), 394−399.

Agadullina, E. R., & Lovakov, A. V. (2018). Are people more prejudiced towards groups that are perceived as coherent?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group entitativity and prejud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4), 703−731.

Alanazi, F. H. (2018). Saudi children's taxonomic knowledge of animal species. *Journal of Baltic Science Education*, *17*(3), 395−413.

Ali, N., Schlottmann, A., Shaw, A., Chater, N., & Oaksford, M. (2010). Causal discounting and conditional reasoning in children. In M. Oaksford and N. Chater. (Eds.), *Cognition and conditionals* (pp. 117−1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C. A., Krull, D. S., & Weiner, B. (1996). Explanations: Processes and consequences.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271−29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Andreychik, M. R., & Gill, M. J. (2015). Do natural kind beliefs about social groups contribute to prejudice? Distinguishing bio-somatic essentialism from bio-behavioral essentialism, and both of these from entitativity.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8*(4), 454−474.

Astuti, R., Solomon, G. E., Carey, S., Ingold, T., & Miller, P. H. (2004). Constraints on conceptu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folkbiological and folksociological knowledge in Madagascar.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9*(3), 1−135.

Bailey, A., & Knobe, J. (2021). Biological essentialism correlates with (but doesn't cause?) intergroup bias. *PsyArXiv Preprint*. https://doi.org/10.31234/OSF.IO/RX8JC

Bogart, K. R., Rosa, N. M., & Slepian, M. L. (2019). Born that way or became that way: Stigma toward congenital versus acquired disability.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2*(4), 594−612.

Brown−Iannuzzi, J. L., Dotsch, R., Cooley, E., & Payne, B. K.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welfare recipie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92−103.

Carvalho, K., Peretz-Lange, R., & Muentener, P. (2021). Causal explanations for weight influence children's social preferences: Biological-essentialist explanations reduce, and behavioral explanations promote, preferences for thin friends. *Child Development*, *92*(2), 682−690.

Chen, J. M., & Ratliff, K. A. (2018).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predicts intergroup bias. *Social Cognition*, *36*(3), 301−323.

Cheon, B. K., Christopoulos, G. I., & Hong, Y. Y. (2016). Disgust associated with culture mixing: Why and who?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7*(10), 1268−1285.

Chetty, R., Hendren, N., Jones, M. R., & Porter, S. R. (2020). 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2), 711−783.

Ching, B. H. H., & Chen, T. T. (2022). Effects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m on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transgender people: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biased assimila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1*(4), 1927−1942.

Ching, B. H. H., Xu, J. T., Chen, T. T., & Kong, K. H. C. (2020). Gender essentialism,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filial piety as predictors for transprejudice in Chinese people. *Sex Roles*, *83*(7), 426−441.

Coley, J., Feeney, A., Xu, Y., Cohen-Pilat, M., Eidson, R. C., Smyth, K., ... Zuo, B. (2019). A two-component framework captures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ssentialist thinking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PsyArXiv Preprint*. https://doi.org/10.31234/osf.io/jbg4r

Corrigan, P. W. (2016). Lessons learned from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bout erasing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World Psychiatry*, *15*(1), 67−73.

Davoodi, T., Soley, G., Harris, P. L., & Blake, P. R. (2020). Essentializa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across development in two cultures. *Child Development*, *91*(1), 289−306.

de Vel-Palumbo, M. D., Howarth, L., & Brewer, M. B. (2019). 'Once a sex offender always a sex offender'? Essentialism and attitudes towards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25*(5), 421−439.

del Río, M. F., & Strasser, K. (2011). Chilean children's essentialist reasoning about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4), 722−743.

Demoulin, S., Leyens, J. P., & Yzerbyt, V. (2006). Lay theories of essentialism.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9*(1), 25−42.

Diesendruck, G., Goldfein‐Elbaz, R., Rhodes, M., Gelman, S., & Neumark, N. (2013).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social categories.

Child Development, *84*(6), 1906−1917.

Donovan, B. M., Weindling, M., Salazar, B., Duncan, A., Stuhlsatz, M., & Keck, P. (2021). Genomics literacy matter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omics literacy through genetics education could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genetic essentialis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58*(4), 520−550.

Dunlea, J. P. (2022). *Children's and adults' reasoning about punishment's message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Dunlea, J. P., & Heiphetz, L. (2020). Children's and adults' understanding of punishment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7*, Article 103913.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9.103913

Fahmi, R., & Aswirna, P. (2019). Islam Nusantara: prejudice and social conflict. *HUNAFA: Jurnal Studia Islamika, 16*(2), 55−82.

Fahmi, R., Aswirna, P., & Nurdin, S. (2020). The correlation study about prejudice and social conflicts on Islam Nusantara in Padang. *Jurnal Ilmiah Islam Futura*, *20*(1), 120−134.

Francis, D., & Kaufer, D. (2011). Beyond nature vs. nurture. *Scientist*, *25*(10), 94−94.

Gelman, S. A. (2003). *The essential child: Origins of essentialism in everyday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pnik, A., Glymour, C., Sobel, D. M., Schulz, L. E., Kushnir, T., & Danks, D. (2004). A theory of causal learning in children: Causal maps and Bayes n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1), 3−32.

Gopnik, A., Sobel, D. M., Schulz, L. E., & Glymour, C. (2001). Causal learning mechanisms in very young children: Two-, three-, and four-year-olds infer causal relations from patterns of variation and covari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5), 620−629.

Hegarty, P. (2020).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LGBT people: Causal attributions for sexual orientation. In W. R. Thompson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e, S. J., Cheung, B. Y., & Schmalor, A. (2019). Making sense of genetics: The problem of essentialism. *Hastings Center Report, 49*(Suppl. 1), S19−S26.

Heiphetz, L. (2019). Moral essentialism and generosity among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12), 2077−2090.

Heiphetz, L., Gelman, S. A., & Young, L. L. (2017). The perceived stability and biological basis of religious beliefs, factual beliefs, and opin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6*, 82−98.

Hong, Y. Y., & Cheon, B. K. (2017). How does culture matter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5), 810−823.

Horn, S. S. (2019).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based prejudic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3*(1), 21−27.

Horn, S. S., & Heinze, J. (2011). "She can't help it, she was born that way": Adolescents beliefs about the origins of homosexuality and sexual prejudice. *Anales de Psicología, 27*(3), 688−697.

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5), 739−752.

Jayaratne, T. E., Gelman, S. A., Feldbaum, M., Sheldon, J. P., Petty, E. M., & Kardia, S. L. (2009). The perennial debate: Nature, nurture, or choice?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s' explanations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3*(1), 24−33.

Joslyn, M. R., & Haider-Markel, D. P. (2019). Perceived causes of obesity, emotions, and attitudes about discrimination polic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23*, 97−103.

Kinzler, K. D., & Dautel, J. B. (2012). Children's essentialist reasoning about language and race. *Developmental Science*, *15*(1), 131−138.

Klysing, A. (2020). Exposure to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fluences individuals' personal theories of gender and their evaluations of a discriminatory situation. *Sex Roles*, *82*(5), 253−265.

Kowalski, K., & Lo, Y. F. (2001).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ual features, ethnic labels, and sociocultural in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racial bias in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2*(4), 444−455.

Lamer, S. A., Sweeny, T. D., Dyer, M. L., & Weisbuch, M. (2018). Rapid visual perception of interracial crowds: Racial category learning from emotional segreg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7*(5), 683−701.

Lee, K. Y., Reis, H. T., & Rogge, R. D. (2020). Seeing the world in pink and blue: Developing and exploring a new measure of essentialistic thinking about gender. *Sex Roles*, *83*(11), 685−705.

Lewis, T. T., & van Dyke, M. E. (2018). Discrimination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 Americans: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intersectionalit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3), 176−182.

Mahalingam, R. (2003). Essentialism, culture, and power: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4), 733−749.

Mandalaywala, T. M. (2020). Does essentialism lead to racial prejudice? It is not so Black and White.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59*, 195−245.

Mandalaywala, T. M., Amodio, D. M., & Rhodes, M. (2018). Essentialism promotes racial prejudice by increasing endorsement of social hierarch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4), 461−469.

Mandalaywala, T. M., Ranger‐Murdock, G., Amodio, D. M., & Rhodes, M. (2019).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race in early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90*(4), e437−e453.

Medin, D. L., & Ortony, A. (1989).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In S. Vosniadou & A. Ortony (Eds.), *Similarity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pp. 179−1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yer, M., Dolins, F. L., Grijalva, Y., & Gelman, S. A. (2022). Genetic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criminality predict harshness of recommended punish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1*(12), 3230−3248.

Meyer, M., Roberts, S. O., Jayaratne, T. E., & Gelman, S. A. (2020).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causes of human characteristics: Genes, environment, or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9*(10), 1935−1949.

Morton, T. A., Postmes, T., Haslam, S. A., & Hornsey, M. J. (2009). Theorizing gender in the face of social change: Is there anything essential about essential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3), 653−664.

Neufeld, E. (2022).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 *Philosophy Compass*, *17*(5), Article e12823. https://doi.org/10.1111/phc3.12823

Newman, G. E., & Knobe, J. (2019). The essence of essentialism. *Mind & Language*, *34*(5), 585−605.

No, S., Hong, Y. -y., Liao, H. -Y., Lee, K., Wood, D., & Chao, M. M. (2008). Lay theory of race affects and moderates Asian Americans' responses toward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4), 991−1004.

Pauker, K., Tai, C., & Ansari, S. (2020). Contextu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ssentialism.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59*, 65−94.

Peretz-Lange, R. (2021). Why does social essentialism sometimes promote, and other times mitigate, prejudice development? A causal discounting perspective. *Cognitive Development*, *59*, Article 101085. https://doi.org/10.1016/j.cogdev.2021.101085

Peretz-Lange, R., Perry, J., & Muentener, P. (2021). Developmental shifts towar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for social status dispariti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58*, Article 101042. https://doi.org/10.1016/j.cogdev.2021.101042

Rhodes, M., Leslie, S. J., Bianchi, L., & Chalik, L. (2018). The role of generic language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Child Development*, *89*(1), 148−155.

Rhodes, M., Leslie, S. J., Saunders, K., Dunham, Y., & Cimpian, A. (2018). How does social essentialism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Developmental Science*, *21*(1), Article e12509. https://doi.org/10.1111/desc.12509

Rhodes, M., Leslie, S. J., & Tworek, C. M. (2012).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essenti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34), 13526−13531.

Rhodes, M., & Mandalaywala, T. M. (2017).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essentialism.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8*(4), Article e1437. https://doi.org/10.1002/wcs.1437

Rhodes, M., & Moty, K. (2020). What is social essentialism and how does it develop?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59*, 1−30.

Rizzo, M. T., Green, E. R., Dunham, Y., Bruneau, E., & Rhodes, M. (2022). Beliefs about social norms and racial inequalities predict variation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racial bias. *Developmental Science*, *25*(2), Article e13170. https://doi.org/10.1111/desc.13170

Roberts, S. O., & Gelman, S. A. (2015). Do children see in black and white? Children's and adults' categorizations of multiracial individuals. *Child Development*, *86*(6), 1830−1847.

Roberts, S. O., Ho, A. K., Rhodes, M., & Gelman, S. A. (2017). Making boundaries great again: Essentialism and support for boundary-enhancing initiati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2), 1643−1658.

Roberts, S. O., & Rizzo, M. T. (2021). The psychology of American rac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76*(3), 475−487.

Ruybal, A. L., & Siegel, J. T. (2017). Increasing social support for women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 application of attribution theory. *Stigma and Health, 2*(2), 137−156.

Ruybal, A. L., & Siegel, J. T. (2019).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ducing stigma toward women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perceptions of stability. *Stigma and Health, 4*(3), 320−329.

Shutts, K., Brey, E. L., Dornbusch, L. A., Slywotzky, N., & Olson, K. R. (2016). Children use wealth cues to evaluate others. *PLOS ONE*, *11*(3), e014936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9360

Shutts, K., Kinzler, K. D., Katz, R. C., Tredoux, C., & Spelke, E. S. (2011). Race preferences in children: Insights from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6), 1283−1291.

Skewes, L., Fine, C., & Haslam, N. (2018). Beyond Mars and Venus: The role of gender essentialism in support for gender inequality and backlash. *PLOS ONE*, *13*(7), Article e02009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921

Smyth, K., Feeney, A., Eidson, R. C., & Coley, J. D. (2017). Development of essentialist thinking about religion categorie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3), 475−496.

Smyth, K., Pendergrast, C., Feeney, A., Coley, J., Edison, C., & Niens, U. (2012). The inductive potential of religion categories in Northern Ireland.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34*(34), 2351−2356.

Spence, S., Helwig, C. C., & Cosentino, N. (2018). Children's judgments and reasoning about same-sex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hild Development*, *89*(3), 988− 1003.

Sutherland, S. L., & Cimpian, A. (2019). Developmental evidence for a link between the inherence bias in expla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7*, 265−281.

Watson, A. C., Otey, E., Westbrook, A. L., Gardner, A. L., Lamb, T. A., Corrigan, P. W., & Fenton, W. S. (2004). Changing middle schoolers' attitudes about mental illness through education.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0*(3), 563−572.

Williams, M. J., & Eberhardt, J. L. (2008). Biological conceptions of race and the motivation to cross racial bounda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6), 1033−1047.

Willoughby, E. A., Love, A. C., McGue, M., Iacono, W. G., Quigley, J., & Lee, J. J. (2019). Free will, determinism, and intuitive judgments about the heritability of behavior. *Behavior Genetics*, *49*(2), 136−153.

Wilton, L. S., Bell, A. N., Carpinella, C. M., Young, D. M., Meyers, C., & Clapham, R. (2019). Lay theories of gender influence support for women and transgender people's legal righ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7), 883−894.

Yao, E., Wang, C., & Sun, M. (2021).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iogenetic approach in schizophrenia stigma reduction through an attribution l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7*(3), 227−231.

Yaylacı, Ş., Roth, W. D., & Jaffe, K. (2021). Measuring racial essentialism in the genomic era: The genetic essentialism scale for race (GESR). *Current Psychology*, *40*(8), 3794−3808.

Effects of social essentialism on prejudice and its mechanisms

BAO Shiyue, ZHANG Jing, JI Yuexin, HU Xiaoyo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ocial essentialism is an intuitive theory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It implies that members of one social category share unobservabl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their membership and generate observabl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There are numerous studies showing that social essentialism contributes to prejudice based on race, gender, and class. but also reduces prejudice against obesity, homosexuality and criminals. In forced social categories where stability cues are strong (e.g. race, gender, and class), social essentialism lead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re hard to change, thus increasing prejudice by discounting environmental explanations. In chosen social categories where controllability cues are strong (e.g. obesity, homosexuality, criminals), social essentialism lead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the stigmatized identities of some group members are uncontrollable, thus reducing prejudice by discounting chosen explan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t would be useful to examine how social essentialist beliefs emerge, develop and ultimately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and from there, to develop systematic,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imed at eliminating prejudi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in society using scientific psychological solutions.

Keywords: social essentialism, prejudice, causal discounting, social categories